

我教故我思 (二)

WO JIAO GU WO S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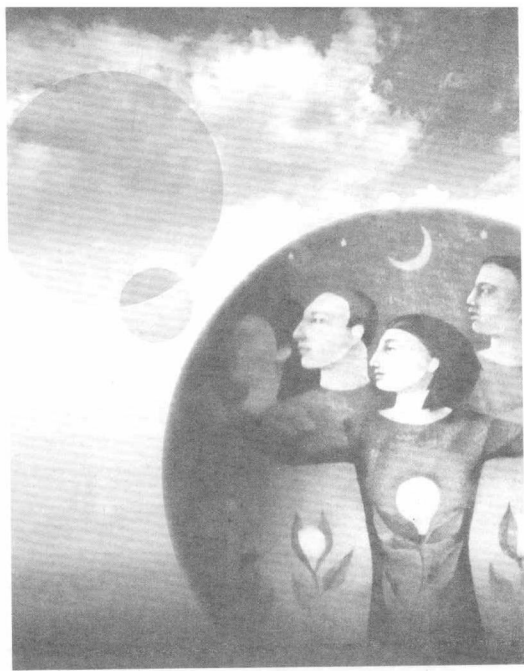
信孚教育集团

我教故我思

WO JIAO GU WO SI

(二)

(内部资料 赠阅)



信孚教育集团编
2003. 9

前 言

教师专业化的发展是与社会的需求分不开的，它们是互相融合而不是互相对立的，教师专业化的实质就是个体的专业社会化。它的发展有教师自身发展的需求，更有历史赋予的责任。

以往，我们总是从社会的需求来审视教师，习惯从社会对教师的要求来规范。而忽视了对教师的继续教育、继续学习，忽视了教师作为普通人的生理、心理发展的特征，对教师缺乏关爱、缺乏支持，缺乏理解，因而未能充分挖掘教师自身发展需要的潜能和可能，以实现教师专业化的发展。

信孚教育集团在出版了《我教，故我思》第一集后，读者反映很好，引起了我们集团内外的关注。多阅读、多接触信息是扩充知识容量的良好途径之一，坚信教育完善人生，深孚民族振兴期望。信孚教育集团一直把促进信孚教师们培训，提升教师的素质作为集团的首要工作之一。《我教，故我思》就是信孚教师们的备读资料。

当今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与时俱进，时代在变，教师的内涵也在变，教师面对社会发展，面对教育改革

和知识的多层次、多元化，除吸收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和世界的优秀文化外，在综合能力，科研能力和外语能力，信息技术与信息处理的能力等方面，都对教师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标准，都迫切需要接受终身教育、不断学习，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只有从教师的发展的特点与需求去支持，去关心，才能真正实现教师专业化发展。同时，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只要找准突破点，专业化发展是不难实现的。

本书沿用了原来书名，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类选编了一些专家、学者和记者的文章，这些文章眼光独到，言简意赅，举重若轻，蕴涵人类文化精华，读来令人受益非浅。由于内容丰富，资料详实，分为两辑出版，以飨读者。

我教，故我思，教育需要启迪，教育需要智慧，怎样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就怎样去做，使教师产生对专业知识以及各种知识扩充的需求。教师的责任是为学生茁壮成长，为学校不断向前发展，为自我理想而构画蓝图，并使蓝图转化为现实，使每一位教师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也使自己在事业的舞台上有所作为，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基于各种原因，书中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挂一漏万，请各位老师和读者批评指正。

信孚教育集团编辑部

2003年9月

信孚教育集团客座教授、顾问团成员：

胡 卫：上海市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全国教育科学领导小组学科规划组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APNIEVE 专家，中国教育学会理事。

吴 华：浙江大学教育学系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理事；民办教育研究专家。

曹思源：大陆民间学者，涉猎政治、经济、法律、思想诸领域及相关咨询事务，现任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及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所长。

秦 朔：《南风窗》总编辑，《中国青年》杂志评选为“可能影响 21 世纪中国的 100 位青年人物”。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领导《南风窗》实现了向“一份有责任感政经杂志”的转型，成为中国政经杂志的佼佼者。

郑心伶：广东省文联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鲁迅研究专家。主要著作有《鲁迅诗浅析》、《鲁迅作品赏析与教学》等。

郑杭生：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先后主持国家教育部十个重点项目的研究，出版近二十三部著作，门下弟子无数。

夏中义：人文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专著有《艺术链》、《世纪初的苦魂》、《思想实验》、《新潮学案》、《九谒先哲书》，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三卷。

解聘如：广州民营经济发展研究会会长、市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市新闻学会副会长、市作协副主席，曾任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兼广州出版社社长。

王善迈：中国教育经济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与管

理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所主任。多次参与政策修订工作,在教育经济与管理 and 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取得突出成果。

陶西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副主席、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国家总督学顾问。

陆小娅:《中国青年报》“青春热线”特刊主任。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探险协会等协会理事。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同时获香港中文大学的心理治疗硕士学位,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博士高级研修班毕业。

周国贤:教育部督学、原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郑其恭:广州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导刊》杂志社主编。

黄英琛:华南文艺成人学院副院长、中国高等师范学院校理论作曲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广东音乐家协会理事。

李醒韬:广州画院副院长,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华南文艺学校副校长。

陈一筠:中国社会科学院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京伦家庭科学中心主任,青少年心理辅导专家。

冯成鸿:广州市白云区老干局粤剧团荣誉团长、原白云区区长。

岑 桑:《岭南文库》执行副主编、执行主编,原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赵南成:老人报总编,原广州日报新闻部主任。

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著名电视节目策划人,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邱力生:武汉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吴国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卫东: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系主任。

廖运章:广州大学数学系教授。

刘宝超:广东教育学院教育系教授。

蔡笑岳:广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肖仲思:广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原广州市白云区教育局副局长。

许 汉:广州市教育局教研室教学理论科科长,中国小学学习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小学语文教研会名誉会长,中国小学语文教研会顾问。广东省特级教师,全国优秀教师。

黄 威: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广东教育学会会长。

何小亚:华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

莫梓江、胡琳琳:珠江电影制片厂,知名电影演员。

林 骥:广州市文艺创作研究所一级编剧。

郑小瑛:中国著名乐团指挥家。

陈 辉:广东康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郑旭东:民间武术家,陈氏太极传人。

桂 花:广东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李志生:广东工业大学建设学院讲师、博士。

阳 林:广东工业大学锻压与模具新技术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博士。

郭钟宇:广东工业大学机电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

徐文彬:广东工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后。

唐 平:广东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软件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张新政:广东工业大学所长、教授、博导。

王 符: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

岳喜顺: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博士。

佟 君:中山大学教授、博士。

钟晓青:中山大学园林及生态经济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博士 广州市政协委员。

刘静艳:中山大学旅游酒店管理系副教授、博士。

傅云新: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商学系副教授、博士。

解文方:广州大学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李冠创:广东省民办教育委员会副会长、原广东省高教厅厅长。

吴紫彦:广东省民办教育委员会副会长、广州市现代教育研究中心教授、原广州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广东省家政协会长。

姚容宾:原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郭巧智:广东省民办教育委员会副会长、原广州市教委书记。

蒋超文:广东省民办教育委员会副会长、原广州教育学院书。

林卫红:广州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教授。

张裕迎:广州市教育学院教授。

骆鉴华:广东省教育促进会民办教育委员会秘书长、华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姚学正:广州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副院长、教授。

袁 方:中国音乐界著名指挥家。

卞祖善:中国音乐界著名指挥家。

徐 新:中国音乐界著名指挥家。

韩中杰:中国音乐界著名指挥家。

陈 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王 康:杭州时代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柴纯青:杭州时代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信孚教育科学研究院

国 学 研 究 所
英 美 文 学 研 究 所
生 命 科 学 研 究 所
传 媒 文 化 研 究 所
电 脑 教 学 研 究 所
民 俗 文 化 研 究 所
学 前 教 育 研 究 会
语 文 学 术 委 员 会
数 学 学 术 委 员 会

信孚素质教育基地

艺术:广州市艺博院
农业:亲亲农庄
自然:香江野生动物世界
科普:广州市航天奇观
军事:黄埔军校

信孚青少年艺术宫

目 录

关注·争鸣

三个癸未年的抉择·····	(3)
毛泽东前秘书李锐专访录 ·····	(55)
鲁迅与范文澜的对立与和解·····	(68)
托尔斯泰与老子·····	(74)
追寻鲁迅思想的本质·····	(78)
指掌上的悬念故事·····	(81)
盗墓产业化令国宝流失·····	(84)
吴敬琏为何卷入“股市大辩论” ·····	(95)
哥德巴赫猜想与潘承洞·····	(100)
大师之战：达芬奇与米开朗基罗·····	(110)
现代文明拆不散“女儿国” ·····	(117)
人才为何也失业·····	(122)
人类基因组序列图绘制完成·····	(125)
还会有爱因斯坦奇迹吗·····	(127)
他促成了二战三国同盟——赫斯事件新揭·····	(133)
为盲人再造“眼睛” ·····	(140)
联合国没有死亡,但是它走向了“市场”·····	(145)
一只熊的福利困境·····	(152)

央视记者“敲诈”巨款引发行业震动·····	(159)
瘟疫警告人类·····	(166)

教育·笔会

中文有什么用·····	(183)
我资助的孩子在哪儿·····	(192)
《班主任》的启示·····	(209)
博士论文只是一张入场券·····	(213)
现代大学理念与中文系的教育取向·····	(222)
教育券改变了什么·····	(229)
一个涉及改革有关话题的小型讨论会纪要·····	(224)
面对课改，教师需补心理学·····	(248)
班干部辞职·····	(254)
高中学生学习方式变革来临·····	(256)
我的儿子独一无二·····	(259)
五大名校的“大学精神”·····	(267)
教育集团的理论成因探讨·····	(272)
在教育中的科学研究·····	(281)
小班教学模式有百种·····	(290)
教育腐败侵蚀校园·····	(292)
挽回人变成螺丝钉的局面·····	(298)
在当代社会反思教育权与受教育权·····	(301)
中国教育亟需加大投入·····	(308)
教育，实现社会公平的利器·····	(310)
影响我国教育发展的制度原因·····	(313)
小学低年级口语交际训练的几种方式·····	(317)
哪国学生最会读书·····	(322)



关 注· 争 鸣

三个癸未年的抉择

1883 年：中国犹在梦中

吴园矛

1883 年，清光绪九年，癸未。

一年前，两个后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去世：达尔文 1882 年去世，但他优胜劣汰的进化论思想在当时还少有人知；马克思于同年去世，但中国在 1883 年对此人思想之意义还一无所知。

对于这个一直担惊受怕的庞大帝国而言，这一年似乎还不算太糟糕，除了法国人在越南生事外，其他列强忙于本国事务而无暇扰我天朝，让诸臣抚额相庆。本年 5 月云南虽发生杀法人张若望的教案，毕竟没影响大局，无非惩凶赔偿；全年甚少灾情，除夏季山东和直隶两次水灾外，总的说来尚属四海升平。

1883 年，中国的通商口岸和内地农村的社会形态已产生较大差距，电灯是在 1883 年左右在上海出现的；电报也已在国内使用，尽管是有线电报，需要接力似的一站站发送。那年墨镜刚刚开始在国内出现。

此时距第二次鸦片战争已 20 年有余，30 年洋务运动已三过其二，初具规模，朝中自矜之心渐起：各地已修建军工厂船坞数座，既已耗我国库万万银子，想必能有所效用；从德国订购的两艘铁甲战舰于这年 1 月和 10 月依次完工；李鸿章上奏拟命名“定远”和“镇远”，慈禧太后对此二名甚喜，准奏。因此这年

朝中清流派一闻李鸿章“力主和法”，便个个“怒不可遏”、“汹汹讨之”。

然而貌似平和的水面下，湍湍潜流却正将这个迟暮帝国一步步推向深渊。

1883年朝廷的诸多政治制度与20年前几无改变，文官集团中的绝大多数没有制度改革的愿望，整个官僚机构仍然以“太平盛世”的规则运行。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却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而整个帝国，还是按原有的庞大惯性缓缓前行。一个比喻是，此时中国如庞大累赘的食草恐龙，“头脑简单，身躯运动不便”。

此年慈禧心思已不在洋务，正忙于将斗了数年的政敌恭亲王一步步逼入死角，不惜起用清流派压抑对方。清流派除了不切实际的大言炎炎外并无所建树。慈禧也知道这一点，但她要利用他们达到争权目的。这个认字不多，却聪慧无比的女人并不对洋务运动反感，但政策摇摆不定：她非但对当时的世界缺乏基本了解，连传统蒙学教育都不完全。她反对改变祖宗制度触怒皇族，而且改革措施一旦与她的权术和享乐冲突，她决不让步。

这年李鸿章已到60岁，在母亲坟前长叹世事难遂心。他虽然连年提出在当时颇为先进的近代化主张，但毕竟只是地方大吏，虽然朝廷重用，却不算朝廷的政治中枢，还要依靠军机处恭亲王和文祥为内部倚仗。现二人一倒一死，洋务派在朝中政治地位岌岌可危。更何况当时仍有满汉猜疑，李鸿章不得不靠处事老练圆滑才能生存，但做事大受掣肘。而即使李鸿章获得更大权力，他们毕竟只是当时“庸众之杰士”，自身局限不可能让他们成为引导中国近代化的领袖人物。

其余官员更不足道。朝野上下，严酷之体制让有所想法的官员噤若寒蝉，因为荣辱升迁都在统治者之手，精神状态处于长期

压抑的状态。两广总督张树声快要咽气了，才敢上遗折表明心迹，称中国对西方文化实不该“遗其体而求其用”，贵为两广总督尚且如此，更何况底层官员和知识分子。

我们把视野从 1883 年社会的上层移向中下层，中国当时为什么没能形成自下而上的力量冲破束缚？底层经济界和思想界，以及民众为什么没能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

1883 年，民间的革新积极性处于冷冻状态，与洋务运动严重脱节，农本经济和长期愚民政策的恶果此时表现无遗。

在经济上，出于对民间的不信任，洋务派所办多为官办军工工业，投资省而利润高的国内消费市场反而拱手让于外国商品，更要命的是，官办或者官督商办企业把晚清腐朽的官僚通病带入经济活动，机构臃肿，贪污成风。而明治维新开始不久，日本政府就将官办企业或卖或送给私企，企业状态焕然一新。

在思想上，当时民智未开，人们习惯用“三纲五常”的标准衡量国外文明的产物，将其视为可笑古怪之物，即使有少数几人如郭嵩焘、郑观应等对当时的世界局势有比较清晰的认识，提出革新建议，却大多被世人所唾弃。更重要的一点是，科举制度僵而不死，晋升上层社会的途径被堵塞后，真正初步具备现代国家意识的人才被排斥在国家权柄之外，社会精英层仍迷恋于“天朝”感觉，仍以“我天朝泱泱必胜蛮夷之淫巧”自慰，战事结束已 20 年，一代新臣其言行居然与 20 年前老臣并无大异，不知国情，只论孔孟。

由于中国专制传统已久，现代化国家亟需的两大观念此时仍如天堑般难以逾越：一是在制度上如何还民以经济和思想上之自由，从而焕发他们改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如何克服传统文化和狭隘民族主义局限，学习吸收人类先进文明。

1883 年的中国尚在昏昏噩噩，而基本与我们同时起步的日本明治维新 1883 年时早已突破这两个障碍，社会财富和国力均

已悄悄超过中国。直到 12 年后两支用不同模式组建的舰队相遇，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洋务兴国”之梦就此破灭。

而这个结果早在 1883 年就已埋下伏笔，只是时人并不自知而已。

孤独的李鸿章

杨瑞春

李鸿章的平生大憾是，他仅做了一辈子的裱糊匠，面对一个破屋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然而仅为“庸众中的杰士”，烙着那个时代的印记，他即使有再大的权力又能如何？

一个花甲老人

1883 年正月廿六日，直隶总督署理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上疏朝廷，请求赏假回籍葬母，李母李大夫人于上一年 3 月去世。公务繁冗，李鸿章拖了一个月才成行，自天津乘轮船回原籍合肥。

李鸿章这一年正好是 60 岁，虽至花甲，宦宦生涯却正值颠峰。按古来“丁忧”制度，为尽孝道，官员应该在家守丧 3 年。但朝廷此时怎么能离得了李鸿章呢？去年他几次回去办理丧事，不都被朝廷召回吗？

离开京畿，倒是能够暂时躲开耳边的喧嚣之音——因为新近在中法关于越南问题上的谈判失败，他正在遭受朝野的指责。

